

走近地铁上的读书人

张立童

深观察

走进地铁，在拥挤的人潮中，总能发现手捧书籍专注阅读的身影。他们构筑起车厢中的精神文化空间，为行色匆匆的地铁线路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近期，笔者在北京采访了数位地铁上的读书人，跟随他们的脚步，在拥挤的车厢中打开一本书，享受地铁阅读的“慢”时光。

地铁上的“流动书单”

当你在地铁上遇到读书的人，怎样快速识别他们在读什么书？“如果碰巧看到书的封面、页眉、页脚等位置，很容易就能看到书名。假如只能看到书页中的只言片语，只要把那些读书照发出来，万能的互联网总能给出答案——永远有人读过你没有读过的书。”豆瓣网友“向北向北”说。

“向北向北”真名朱利伟，是北京一位从业十余年的出版社工作人员。今年是她拍摄北京地铁读者的第7年。她将这些读书的身影放进名为“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”豆瓣相册，经由这一相册，读者能够看到更多阅读的可能性。

“对我来说，拍摄地铁上的读书人不是一件需要刻意坚持的事情。我喜欢阅读、拍照，也喜欢观察身边形形色色的人。这三种爱好融合在一起，这件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”持续记录的同时，朱利伟也在制作“地铁书单”——被乘客选中的图书，至今已有1200余种，涵盖文学、学术、社科、职业技能提升等多个类别。

在另一社交平台小红书上，一位名为Sophia的博主也在默默记录着北京地铁读者的瞬间，并尝试拍摄北京地铁上看书的人，将照片发布在账号“北京地铁看书的人”。



▲Sophia发布的地铁乘客阅读书目，从左至右依次为《去吧，摩西》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（英文版）《中年之路：人格的第二次成型》。

BOT”。随后，许多热心网友开始自发地记录。至今，账号评论区依然能收到源源不断的投稿，书目的题材和种类也逐渐丰富起来。

在Sophia的笔记中，持续畅销的经典书籍，如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关注度一直较高；新近出版的图书，如詹姆斯·罗斯-埃文斯的《九十岁的一年》、哈明·拉巴图特的《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》也悄然出现。“年轻人的自我觉察意识较强，他们更关注自我探索、具有辩证思维的书籍，因此毛姆是年轻阅读群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作家之一。对于年龄较小的读者，儿童绘本及故事类图书则是他们的心中所好。”Sophia说。

除此之外，图书的大小、重量及阅读空间也是读者广泛关注的问题。轻量级的书籍更容易带上地铁，能在手机直接打开的电子书受到读者们的青睐……如果赶上工作日早晚高峰，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，常常有读者倚靠在此读书。小红书博主“花花皮的新花”是一位地铁阅读者，她直言，地铁上信号有时候不太好，无法处理其他事情，不如把这段时间交给阅读，构筑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。

车厢里的阅读故事

在北京地铁上，多数上班族有固定的通勤路线。拍摄者的相机记录下他们读完一本书的过程。“有一位乘客在读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。第一次拍摄他的时候，他读到了1/3，第二次拍到这个人时，他已经读到了3/4。”Sophia认为，这些机缘巧合的瞬间，让拍摄者与另一位素不相识的乘客产生了奇妙的连接。“我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曾经跟他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条地铁线上擦肩而过，但是记录读书这件事让我发现了这一点。”她说。

众多来稿中，同一位读书人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不同记录者的镜头之中——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线路以及不同的视角下，“他们”得到多元呈现，并在网络上完成“奇妙的相遇”。“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乘客们通常只是地铁上的匆匆过客，但因为阅读，他们被记录下来，定格在影像之中。”Sophia说。

不仅如此，被记录下来的图书和读者，经由互联网的传播，还会与作者产生交集。朱利伟回忆，她最早在豆瓣的图书推荐中，知晓了旅行作家



▶地铁乘客在阅读《柳林风声》。朱利伟摄

刘子超的作品，随后在地铁上看到有人在读他当时刚出版的新书《失落的卫星：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》。本就对这本书感兴趣的朱利伟也买了这本书来读，作家独特的文风令她赞叹不已。后来，她又连续两天在地铁上遇到一位乘客在读刘子超的《午夜降临前抵达》。她将照片发布在豆瓣平台，竟然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关注和转发，地铁阅读就这样奇妙地联结了书的读者和作者。

朱利伟认为，读书本身就是推广阅读。当一本书的名字在网上反复出现，同时在地铁上也有很多读者在阅读，线上与线下的读者群体实现了相互印证。从网络出发抵达现实，又从现实回到网络，这一场交互，使得网络世界也变得真实可触。

但与此同时，也有部分读者表示，在地铁车厢清一色的“手机党”中，读书过于引人注目。他们有时会用手机、平板的包装掩饰阅读行为。这种被网友称为“地铁阅读羞耻”的心理状态，大多来自有些人对“与众不同”的恐惧。

地铁读书记录者的出现，为这一类群体找到了同频共振的“书友”，使他们得以把“不一样”变成一种特点，也让阅读变得更加从容。

自觉的阅读推广者

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地铁阅读引发网友们的持续关注。拍摄者通



◀地铁乘客在阅读《斜阳》。朱利伟摄



过记录地铁阅读者，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阅读推广者。

Sophia的前几篇笔记收获了不错的浏览量，随后她开始定期对照片进行分类整理，发布“一周书单”。经由网友们的点赞、转发、评论等互动行为，一些读者就可以参照数据“种草”自己的目标读物。同时，一些比较小众的书，虽然不是畅销书，但凭借其独到价值，也会被更多读者关注。

过去一年，朱利伟从每一个季度拍摄的图书中精选15种，形成北京地铁季度书单。在筛选图书时打破传统的分类方式，尽力扩展图书的品类。“如果这个季度遇到文学类的书比较多，这一类的比例就会大一点。但我会尽量兼顾其他类别，展现书籍的多样性。”她说。

例如，在“北京地铁冬季书单（2023）”中，朱利伟带去此前已经推荐过的书，纳入读者评价较少但仍不失为佳作书，以及地铁上的经典畅销书“常客”。经过反复斟酌后，《芯片战争：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》《万历十五年》《在细雨中呼喊》等进入了最终版书单。

朱利伟表示，“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”豆瓣相册受到更多关注以后，她更加意识到自己作为图书推荐者所承担的责任：给不同的读者提供更多选择的余地。作为职业出版人，朱利伟对图书质量、出版、印刷及装帧情况格外关注。她希望读者可以选择正规出版社出版的高质量图书，“用心做出来的书，值得被更多读者看到”。

在今年的“世界读书日”，国家图书馆联合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，推出M地铁·图书馆“一书一人一城”主题活动。在京港地铁部分车站内，乘客可扫描活动灯箱中的二维码，限时免费阅读全本精品电子书。同时，在京港地铁17号线次渠站特别设置了主题阅读空间，乘客可以跟随老舍逛茶馆，可以紧跟张爱玲的步伐探寻上海，还可以循着苏轼的足迹寻味巴蜀美食文化之美……“当人们在地铁上阅读时，他们不仅是在单纯地消磨时间，更是在旅途中享受阅读的乐趣。”朱利伟说。

并不不断加强福利保障。今年1月，谭木匠公司联合万州区残联为残疾员工建设的“渝馨家园”正式启用，配有篮球场、休闲室、康复室等，可围绕日照料、康复服务、技能培训等开展活动。

一把非遗木梳“梳”出的多彩人生，是当地大力推动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的缩影。近年来，万州区通过优化残保金征收结构，积极开展就业援助活动，促进残疾人就业。今年2月，万州区残联组织召开残疾人专场招聘会，吸引了52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，现场401名残疾人与招聘企业初步达成求职意向。

“在工作中，我深深体会到自己能给社会带来价值。”幸春燕说，希望更多和自己一样的残疾人朋友秉持自立自强信念，书写更加精彩人生。（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思宇、唐奕、李爱斌）

马克林是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、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。他主要研究中国历史、中国传统戏剧、中国少数民族、澳中关系等课题，出版过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，并于2014年、2015年分别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。

马克林曾在墨尔本大学的亚洲文化课程中，学习中国古代文化，这奠定了他研究的基石，也让他爱上了中国的山水画、文学和诗词。此后，他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。在那里，他对唐朝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。“我最佩服的朝代是唐朝，所以我还把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的一部分内容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。”他回忆说。

1964年，马克林首次来到中国，和夫人爱丽丝一起作为外国专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（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）任教。“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”马克林说，“我们的大儿子就出生在北京友谊医院。”在这段时间的生活中，马克林改变了对中国的许多认知，开始深入了解中国人民，也更加热爱中国文化。

在中国教书时，马克林对中国传统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搜集了很多戏曲唱片和关于戏曲的书籍。在自身兴趣的激励和英国汉学家费子智、华裔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的帮助下，马克林开始研究中国戏曲，并以分析中国戏曲和京剧的发展为内容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，还撰写出版了《中国近代戏剧》《中国戏剧简史》等5本书。

1977年之后，马克林平均每年至少来中国一次。他走遍中国大地，曾多次前往云南、西藏、新疆等地考察，收集了诸多珍贵的一手学术资料。在马克林看来，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。在翔实的资料支持下，他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卓有成效，用英文出版了《中国少数民族》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》《现代中国的少数民族》等著作。

马克林说：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、多语种、文化多元的国家。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饮食、建筑、艺术等都保存得很好，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从没有压制少数民族文化，而是全力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。”

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，马克林关心澳中关系与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。针对一些人对于中国的误解，马克林还出版《我看中国》《变化中的中国》《中国少数民族与全球化》

等书籍，畅谈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与收获，表明他缘何热爱中国、欣赏中国文化。凭借对中国的浓厚兴趣，马克林的众多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澳大利亚汉学的繁荣发展，更是两国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助力。

如今，已84岁高龄的马克林仍然保持对中国的热爱，在学术前沿多维度地研究中国。2023年7月，在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，马克林作为汉学家的代表发言说：“身为汉学家，我们热爱中国和中国的优秀文化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了解真实而美好的中国。”（作者单位：北京语言大学）



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：

让世界了解真实美好的中国

徐宝锋 刘佳熹

多地图书馆馆长共论全民阅读

多地图书馆馆长共论全民阅读

本报电（记者郑娜）近日，“角楼2024——图书馆馆长谈全民阅读服务体系构建”大会在北京“观中”中轴线在地文化博物馆举行。大会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办，北京市东城区、西城区、大兴区、石景山区图书馆共同承办。

来自图书馆界的众多专家学者、基层图书馆馆长齐聚一堂，聚焦全民阅读服务体系构建热点话题，探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思路，为推动全民阅读，提升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出谋划策。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、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新介绍了中国全

民阅读服务体系构建的新亮点和新途径。河北大学教授杨秀丹结合广州“粤读空间”、北京“建投书局”、南昌“孺子书房”等案例，解读国内新型阅读空间建设的不同模式。首都图书馆馆长毛雅君分享了首图以“阅读+非遗”“阅读+音乐”“阅读+文创”等形式，促进全民阅读融合发展的最新举措。浙江宁波图书馆馆长徐益波介绍了宁波与40个国际友好城市合作，通过建设“友城书房”推动国际交流的有益经验。

与会嘉宾表示，今后将持续在拓展全民阅读新阵地、完善全民阅读服务模式上不断深耕，为塑造高品质群众精神生活空间、构建高质量全民阅读服务体系贡献力量。



孩子们在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的孺子书房中阅读。

鲍毓生摄（人民图片）

非遗木梳“梳”出多彩人生

手握一把木梳，幸春燕正细致地进行彩绘，烟青色、孔雀蓝在指尖慢慢晕开，一幅别致的花鸟画跃然“梳”上。直到完成工作站起来，人们才能注意到她不到1.3米的个头。

今年，是幸春燕在重庆谭木匠工艺品有限公司工作的第22年。因甲状腺发育不全而肢体残疾的她，在这里收获了工作和爱情，成为“自信、自立、自强”的人。

“2002年，我经朋友介绍来到谭木匠，最初从事基础插齿工序。”幸春燕还记得，当时因操作不熟练，手上起了很多小水泡，朋友劝她放弃工作回家，但她始终觉得，即使是一名残疾人也要自立自强，于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

虽然个子矮小，幸春燕的手艺却很出色，粘胶、嵌入梳齿，她制作的每把梳子都稳固、整齐。后来，一直喜欢绘画的幸春燕找到美工师傅苦学2个月，以第二名

的成绩考入美工车间，开始从事更复杂的工序，为木梳绘彩、上漆。17年过去，她当上了车间的残疾员工代表，管理40多名工人，与同为残疾员工的丈夫日子越过越美。

“谭木匠木梳传统制作技艺”是重庆市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集彩绘、漆艺、雕刻、描金等工艺于一体的传统手工技艺。

在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万州，一把把精美的非遗木梳从这里销往世界各地。而制作“完美”梳子的人却并不都是身体“完美”的人，在工厂里，像幸春燕一样有肢体残疾或视听障碍的工人就有341位。

腿部残疾的黄立波从重庆邮电大学毕业后，来到谭木匠从事IT工作，在同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，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。同样腿脚不便的王强，不仅在职业能力上取得长足进步，还考取了残疾人专用车驾照，自驾游旅行成了他最大的爱好。

曾徘徊于社会边缘的他们，因这项非遗技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，用勤劳奋斗改变了命运。这都源于谭木匠公司创始人谭传华创业时立下的初心：“要让更多和我一样的残疾人，有活干、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房住。”

谭传华说，因小时候的一场意外，自己失去了右手，成为一些村民眼中的“无用之人”。不服输的他，开始练习左手写字画画，先后做过民办教师、开过花店，又凭借祖传木匠手艺做起了梳子。

那时几乎没有辅助梳子制造的机器，谭传华决定研发设备进行技术改造。几个月后，机器生产出第一批梳子，第一把梳子卖了2元钱，他把这来之不易的2元钱装进信封珍藏起来。

“我吃过很多苦，深知残疾人的不易。因为淋过雨，更想给别人撑起一把伞。”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，谭传华招收了更多残疾员工，